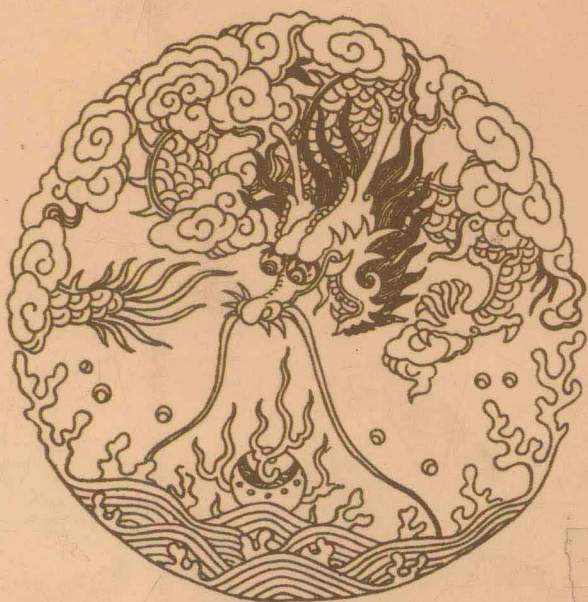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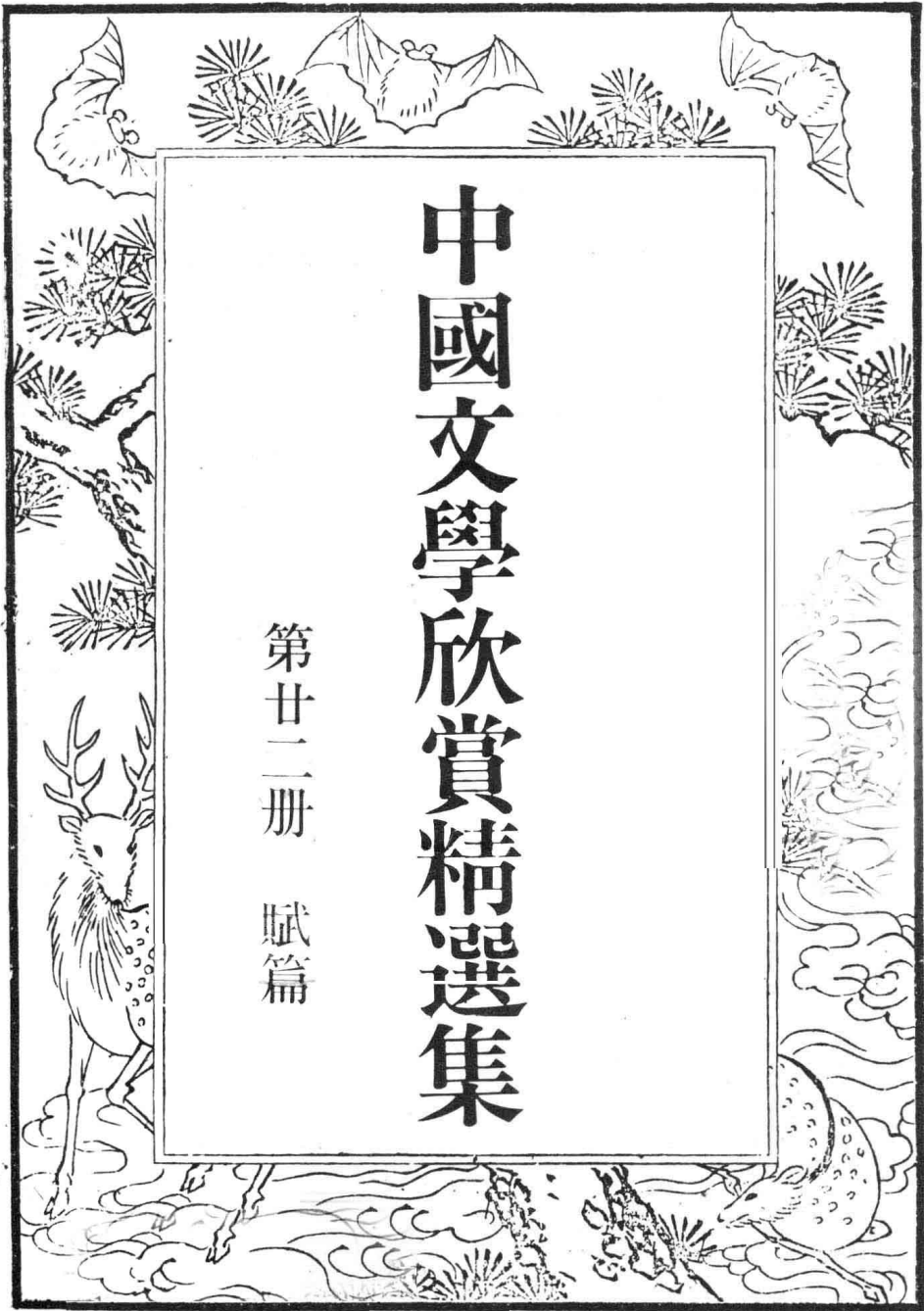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學 欣賞精選集



第廿二冊 賦篇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第廿二冊
賦篇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



(全35冊，定價新台幣7000元)

編著者：姜 濤

出版者：莊嚴出版社

發行者：鄭 惠 文

發行所：莊嚴出版社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0 號雙子星大樓 2 樓 2 號

電 話：8356376 • 8359621

郵 撥：111199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六六五號

中華民國72年9月一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中國文學欣賞精選集第二十二冊

目 錄

賦篇(一)

前言……………一

荀子

成相……………一六

賦篇(箴)……………二二

楚辭

卜居……………二六

漁父……………三一

宋玉

對楚王問……………三五

賈誼

弔屈原賦並序……………四〇

賦篇(一)

鵬鳥賦……………四六

枚乘

七發……………五六

司馬相如

子虛賦……………九九

上林賦……………一二四

長門賦並序……………一六九

揚雄

酒箴……………一八二

解嘲……………一八四

張衡

歸田賦……………二二二

曹植

洛神賦並序……………二一八

劉伶

酒德頌……………二五八

王粲

登樓賦……………二三六

向秀

思舊賦並序……………二六二

阮籍

大人先生傳（節錄）……………二四四

陸機

文賦並序……………二六八

前言

——賦的構成

一、賦與詩騷的區別

賦是文體的一種。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說：「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這是說，賦是由「詩經」「楚辭」發展而來的。「詩經」是賦的遠源，「楚辭」是賦的近源。

古人把賦與詩（「詩經」）騷（「楚辭」）分開，主要是從思想內容來看的。譬如騷之所以有別於詩，是因為騷沒有詩那樣純正，而有詭異譎怪等類的內容（劉勰「文心雕龍·辯騷」）；賦之所以異於騷，是因為賦是「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而「騷則長於言幽怨之情」（清程廷祚「騷賦論上」）。

「鋪采摛文，體物寫志」，這是說賦的主要特點在於鋪陳事物。王逸、陸機、劉勰、程廷祚等都會指出這一點。從漢賦到唐宋的賦都是如此，可以說這特點貫串了整個賦史。例如揚雄「解嘲」就是鋪陳許多故事來為自己的「為官之拓落」辯解，江淹「別賦」就是用許多典故來鋪陳各種離愁別緒。鋪陳事

以」「然而」「然則」「若夫」「且」「雖」「遂」等詞語來連結上下文；江淹〔別賦〕用「況」「復」「故」「至若」「乃有」「又有」「儻有」「是以」「雖」等連結的詞語；蘇軾〔前赤壁賦〕用「於是」「況」「蓋將」「則」「且夫」「苟」「雖」等連結的詞語。總的來說，賦與騷的差別是不大的。至於所謂騷體賦（如賈誼〔弔屈原賦〕），形式上更與〔楚辭〕沒有分別。如果專從形式上看，賦與騷甚至可以認為同一類文體。

因此賦與詩、騷的分別，必須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來考察。賦比騷抒情的成分少，詠物說理的成分多，詩的成分少，散文的成分多。賦的性質在詩和散文之間。

二、賦體的演變

賦的形式有幾次大的演變。明代徐師曾的〔文體明辨〕把賦分為古賦、俳（文秀）賦、律賦和文賦四種，比較概括地說明了賦體演變的結果。

漢代的賦是古賦^①。古賦又叫辭賦。漢賦的篇幅一般比較長，多採用問答體的形式，韻文中夾雜散文。例如揚雄〔解嘲〕就是用主客的兩次問答組成，全篇基本上押韻，但也有不押韻的地方。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是用子虛與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對話組成，兩篇賦的首尾部分都是不押韻的散文，〔上林賦〕中間主要部分還有一些不押韻的地方。

① 從此以下，講到漢賦，一般只指典型的漢賦，即古賦或辭賦，不包括騷體賦。

漢賦的句式以四言六言爲主，這是繼承了「詩經」「楚辭」的句式，但又有所變革，不僅有三言、五言、七言等句式，還有許多長句。例如揚雄「解嘲」：

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

這種長句在「詩經」「楚辭」中是沒有的，漢賦中却不少。

在用詞方面，漢賦喜歡用許多僻字。上面所舉「上林賦」的一段，就可以作爲例證。劉勰在「文心雕龍·練字」中所批評的「瓊怪」「字林」，正是漢代賦家用詞的風尚。因此曹植說：「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詞，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②這是當時的風尚，不能算漢賦的語言特點。

六朝賦是俳賦。俳賦又叫駢賦。孫梅「四六叢話」說：「左陸以下，漸趨整鍊，益事妍華，古賦一變而爲駢賦。」六朝的賦與漢賦有很大的差別。這時期的賦篇幅一般比較短小，像左思「三都賦」那樣的長篇大賦是很少的。六朝賦除用韻與漢賦相同外，駢偶、用典是它與漢賦顯然不同的方。由此看來，所謂駢賦實際上是押韻的駢體文。

駢偶的來源很遠，漢賦中就有一些對句。例如揚雄「解嘲」：「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之少。」但是漢賦往往是用多句排比，而很少是雙句對偶；漢賦往往不避免同字

② 見劉勰「文心雕龍·練字」。

相對，又不限於四字對和六字對。到了六朝賦，則篇中的駢偶變得非常突出，往往全篇都是四字對和六字對，而且儘可能避免同字相對。例如江淹〔別賦〕：

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權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恍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楹而空揜，撫錦幙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

這一段都是四字對和六字對，除「而」「於」「之」等虛詞外，都是異字相對，而且許多地方對得很工整。這是六朝賦的典型，與漢賦在形式上有顯著的不同。

用典是六朝賦不同於漢賦的又一特色。因為漢賦或者是很少用典，如賈誼〔弔屈原賦〕，或者是明顯地堆砌一些歷史故事，如揚雄〔解嘲〕，並不像江淹的〔別賦〕和庾信的〔春賦〕那樣，把典故融化在句子裏。

六朝賦到了後期，有明顯的詩歌化的趨勢，多夾用五七言詩句。例如庾信的〔春賦〕，前以七言詩起，後以七言詩結，中間也雜有七言詩句。這種賦到唐初更盛，可說是駢賦的變體。

律賦是唐宋時代科舉考試所採用的一種試體賦。宋代王銍〔四六話序〕說：「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於是八韻律賦始盛。」律賦比駢賦更追求對仗工整，並注意平仄諧和。其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於押韻有嚴格的限制。一般是由考官命題，並出八個韻字^②，規定八類韻脚，所以說八韻律賦。例如，唐代李昂〔旗賦〕以「風日雲野軍國清肅」爲韻，宋代范仲淹〔金在鎔賦〕以「金

在良治求鑄成器」爲韻，除韻字有規定外，甚至押韻的次序，韻腳的平仄也有規定。李調元〔賦話〕說：「唐人賦韻，有云次用韻者，始依次遞用，否則任以己意行之。晚唐作者，取音節之諧暢，往往以一平一仄相間而出。（按，上文所學李昂〔旗賦〕和范仲淹〔金在鎔賦〕卽一平一仄相間。）宋人則篇篇順敘，鮮有顛倒錯綜者矣。」^④律賦的字數，也有一定限制，一般不超過四百字^⑤。科舉考試，特別講究程式，因此律賦近乎一種文字遊戲。我們只要知道這種賦體的梗概，沒有必要去多加研究。

文賦是受古文運動的影響而產生的。中唐以後，古文家所作的賦，逐漸以散代駢，句式參差，押韻也比較隨便。形式與六朝賦差別很大，與漢賦倒很接近。因此有人把唐宋以後的賦和漢賦合在一起，也叫古賦。其實唐宋時代的文賦和漢賦無論在內容上或是在形式上，都是有區別的。在形式上，文賦不像漢賦那樣一味重視鋪排和藻飾，而是用寫散文的方法寫賦，通篇貫串散文的氣勢，重視清新流暢。杜牧的〔阿房宮賦〕已開文賦的先聲，蘇軾的〔前赤壁賦〕則是文賦的典型作品。當然，文賦的句子結構也頗有與散文不同的，例如蘇軾〔前赤壁賦〕：「縱一章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但是，從整個內容安排上說，文賦的確是十分接近散文了。

③ 律賦也有由皇帝親自命題限韻的。律賦雖以八韻爲通例，但也有三、四、五、六、七韻的。詳見〔宋〕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三。

④（清）李調元〔賦話〕卷二，十二頁。淪雅齋校刊本。

⑤ 李調元說：「唐時律賦，字有定限，鮮有過四百者。」見〔賦話〕卷四，四頁。

三、賦的押韻

上文說過，賦是韻文的一種。賦的押韻與詩歌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下面我們着重談一談賦的押韻方式。試以揚雄〔解嘲〕、江淹〔別賦〕和蘇軾〔前赤壁賦〕爲例：

揚雄〔解嘲〕：

士紀已母一爵祿穀一卿光橫當一文言泉天間門一白落二穀族一結逸七國一君臣貧存遁一資師二
搜畷塗候銖書廬區陶吾渠夫一鳥少二霸懼舉一安患二傳漁遇侯驅一筆詘一師眉一辟跡二滅絕實
熱室一存全一默極一靜庭；漢宅一殊如一皇龍一白鵲二露索索一沫氣位一定平一敝烈制律一隨
奇蹟爲一從凶二山連君玄二

江淹〔別賦〕：

矣里起一側色側息軾一亡光霜涼揚。族軸谷一陳人春鱗神二士市里視起裏死二軍雲薰文燼裙二
期辭滋悲時湄二陽香芳黃光長傷二山傳堅天年然二詞娥波何一珪來徊二名盈驚精英聲情二

蘇軾〔前赤壁賦〕：

問天然仙一槳光方一幕訴縷婦二稀飛詩一昌蒼郎一東空雄一鹿屬粟一窮終風。往長一瞬盡一主
取一月色竭適一酌藉白二

從上面三篇賦，關於賦的用韻，可以歸納出下列五點：

(一)由於賦的篇幅較長，往往需要換韻，一韻到底的賦極少。有的賦換韻比較快，像揚雄〔解嘲〕很

多地方只用了兩三個韻腳就換韻。賈誼〔弔屈原賦〕換韻更快，每兩句一換韻，每一個韻只用了兩個韻腳。江淹〔別賦〕換韻較慢，至少三個韻腳，多數是五個韻腳以上才換韻。六朝賦換韻往往比較慢，這是時代的風尚。

(二)賦的換韻，往往與內容段落是一致的。例如揚雄〔解嘲〕每段用一至八類韻，沒有任何一類韻是跨段相押的⑤。每段所用的幾類韻，換韻的地方在內容方面也有轉變。這一點在六朝以後的賦中，表現得更加明顯。例如江淹〔別賦〕許多段都是一韻到底，換韻就是另一個段落。這樣，賦的作者可以用換韻來表示賦的段落。直到宋代的文賦，例如蘇軾〔前赤壁賦〕，以及更後的賦，情況莫不如此。

(三)賦的押韻，有的句句押，如揚雄〔解嘲〕中的：

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

有的隔句相押，如江淹〔別賦〕，除了「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以外，都是隔句相押。隔句相押是最常見的押韻方法，這與〔詩經〕〔楚辭〕的押韻方法相同。但如上面所說的，古賦和文賦常夾有散句，押與不押，比較自由。例如揚雄〔解嘲〕：

范曄，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體，免於徵索，翕肩蹈背，扶服入囊。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額，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撻其咽而亢其氣，搃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

⑤ 有人認為「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的「餘」與「或釋褐而傳」的「傳」押韻，但是「傳」字與下文「漁」等字押韻，「餘」字不必認為入韻。

，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⑦，宜也。

這一段押韻很不規則，有句句押，有隔句押，也有六七句到十多句不押的。文賦如蘇軾的「前赤壁賦」除句句押和隔句押外，也有三句或四句才押的。這種作法是賦體詩的成分減少、散文成分加多的表現之一。

四所謂韻腳，不一定在句末。如果句末是虛詞，往往在虛詞的前面押韻。這是繼承了「詩經」「楚辭」的作法。例如：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族也！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

（以上揚雄「解嘲」）

賦有凌雲之稱，辨有雕龍之聲，詎能舉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以上江淹「別賦」）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

⑦ 這裏既可認爲「敝」「烈」「制」「律」四字通押，也可以認爲是「敝」與「制」押，「烈」與「律」押。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酹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以上蘇軾〔前赤壁賦〕）

這種押韻方式古賦和文賦中用得較多，六朝駢賦一般不用，〔別賦〕中只有一個例子。

句末的虛詞，一般不用作韻腳，但也有用來押韻的。例如：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颯起。

（江淹〔別賦〕）

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綬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杜牧〔阿房宮賦〕）

（五）韻腳以不重複爲原則，例如上面所舉的三篇賦都沒有同字重押的。有時候看來好像是重韻，實際上這兩個韻字的字形雖然相同，意義却迥然有別，那只能認爲用了同形詞或同音詞，而不是重韻。試以庾信〔哀江南賦〕爲例：

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七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

爾乃桀黠（丁一予）構扇，馮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填盧山於赤縣。……陶侃（侃）空爭米

船，顧榮虛搖羽扇。

例一，「禮樂」的「樂」（ひぜ）和「平樂」的「樂」（たぜ）不但不同義，而且不同音，只能算同形詞。例二，「桀黠構扇」的意思是叛臣捏造事實，煽動君主。「構扇」的「扇」與「煽」同義，和「羽扇」的「扇」不同義，只能算同音詞。即使是這樣，同形詞或同音詞也要保持一定的距離。這個規矩，直到唐詩宋詞中還是適用的^⑧。

四、賦的結構

賦可以有三個部分：前面有序，中間是賦的本身，後面有「亂」或「訊」等。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說：「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序是說明作賦的原因，「亂」或「訊」大多概括全篇的大意。但序和「亂」等不是賦一定要具備的。

西漢以前的賦是沒有序的，例如賈誼的〔弔屈原賦〕和揚雄的〔解嘲〕等。後人把〔漢書〕的話抄來作序，那並不是作者的原序。從東漢開始，作者才自己寫賦序^⑨，例如班固的〔兩都賦〕。賦序與賦本身在形式上的差別，是賦用韻而序不用韻。漢代賦序和一般散文沒有分別，六朝賦序有用駢體文寫的，例如庾信〔哀江南賦序〕。

⑧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共用三個「卒」字押韻，它們是既不同義，又不同音。

⑨ 清代王芭孫〔讀賦卮言·序例〕說：「自序之作，始于東京。」

「亂」或「訊」在漢賦中多有這一部分。例如賈誼〔弔屈原賦〕有「訊」，揚雄〔甘泉賦〕有「亂」。這是騷體形式的沿用。六朝以後的賦很少運用這種形式的。

有的漢賦假設賓主對答，開始和結尾都多用散文，賦本身就分成三個部分。開始部分有點近似序；結尾部分往往發點議論，以寄託諷諭之意，近似「亂」或「訊」。例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就是如此。唐宋時代有些賦還沿用這種作法。例如韓愈〔進學解〕開始有幾句散文，作用是爲下文做張本^⑩；杜牧〔阿房宮賦〕從「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起，是一段發議論的散文，這就是寄託諷諭的結尾部分。蘇軾的〔前赤壁賦〕，開始和結尾雖然不是散文，但是結構仍可分成三部分。「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這是略等於序的開始部分。「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以下，是發議論的結尾部分。

⑩〔古文辭類纂〕以〔進學解〕歸入辭賦類，是對的。